

《辽小史》 明 杨循吉

辽，故契丹部族。契丹之君痕德堇可汗时，权归于越耶律亿。耶律亿者，迭刺部夷离堇也，为契丹于越，总知军国事，字阿保机，小字啜里只，身長九尺，丰上锐下，目光射人，关弓三百斤。尝以骑兵七万会李克用于云州，易袍、马，约为兄弟，为克用破刘仁恭，而中国畏之。唐天复四年，痕德堇可汗死，国人立以为皇帝，制如中国，是为辽太祖。时当五代之始，与中国聘问往来不绝。其都有五京，自太原以东，至高丽，有中国之地，带数千里，而沙漠以北所统诸君国皆入贡籍。其官有北、南面大王，北面治国人，南面治汉人。又有北、南府宰相，北兵南民，分治之。而大抵因唐旧兼用国制，惟于越最贵。太祖立其将二十一人，各有所拟，而耶律曷鲁为心，萧敌鲁为手，敌鲁之弟阿古只为耳。

立七年，诸弟刺葛等数反，追至榆河获之。是时辖底亦在擒中，太祖问辖底曰：『朕初即位，尝以国让，叔父辞之，今反欲立吾弟，何也？』辖底对曰：『度陛下英武，必不可取。诸弟懦弱，得则易图也。』于是缢杀辖底而赦诸弟。辖底将刑，太祖谓曰：『叔父罪当死，朕不敢赦。事有便国者，宜悉言之。』辖底曰：『迭刺部人众势强，故多为乱，宜分为二，以弱其势。』然辖底竟死。

是后累以兵南略地幽、蓟，凡下州数十，国势大振，而唐兴灭梁。甲申年诏国中曰：『三年之后，岁在丙戌，时值初秋，必有归处。然未终两事，岂负天意？』闻者皆惊，莫识谓何也。即日大举征吐浑、党项、阻卜诸部，既以次就俘，于是又诏曰：『所谓两事，一事已毕，惟渤海世仇未雪，岂宜安驻？』乃亲征渤海大諲撰，围忽汗城。諲撰力屈，素服稿索牵羊，率僚属三百余人出降。三日，复叛破之。驾幸城中，以兵卫諲撰及族属以出，改渤海为东丹国，而立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，仍赐天子冠服，置左、右、大、次四相及百官，一用汉法。岁贡布十五万端、马千匹。上谕倍曰：『此地濒海，非可久居。留汝抚治，以见朕爱民之心。』驾将还，倍作歌以献。陛辞，太祖曰：『得汝治东土，吾复何忧。』倍号泣而出。于是以大諲撰置于皇都。未几，诸部多叛，随平之。

太祖在位二十年，次扶余府，不豫。有黄龙见城上，可长一里，其光夺目，入于行宫，而太祖以龙见之夕崩，年五十五。所谓『丙戌秋初，必有归处』，至是乃验，后以扶余为黄龙府云。

太祖既崩，人皇王嫡，当立，自东丹国来奔，然太后意在大元帅德光。德光，太祖第三子也。太祖在时，德光当国掌兵，外严内宽，尝从平诸部，东西万里，所向皆有功。是时人皇知太后意欲立德光，乃率群臣请于太后曰：『大

元帅勋望，中外攸属，宜承大统。』于是让位与大元帅。大元帅立，是为太宗。既立，反疑人皇王，以东平为南京，徙（一本下有『倍』字）居之，尽迁其民。又置卫士阴伺动静。人皇王归国，怏怏不自得，作《乐田园诗》。唐明宗闻之，遣人跨海持书密召人皇王。人皇王畋海上。使再至，人皇王叹曰：『我以天下让主上，今反见疑，不如适他国，以成吴泰伯之名。』立木海上，刻诗曰：『小山压大山，大山全无力。羞见故人乡，从此投外国。』于是浮海适唐。唐以天子仪卫迎人皇王。人皇王坐船殿，百官陪列上寿。至汴，见明宗。明宗以庄宗后夏氏妻之，赐姓李，名赞华，以为虔州节度使。人皇王离去，常思其亲，问安之使不绝。辽亦尝报之。

及李从珂杀其主自立，人皇王自唐上书密报太宗曰：『从珂弑君，盍讨之。』会从珂伐石敬瑭，敬瑭急，亦来求救。于是太宗自将援敬瑭，及次太原，大败唐兵，弃仗如山，斩首数万级。封敬瑭为晋王。敬瑭与其妻子、亲属奉觞上寿。是时，从珂诸军皆不进，自将精骑三万出次河桥督之，然知不救，但日酣饮悲歌而已。太宗于是召敬瑭至军中，赐坐，从容谓（一作『语』）之曰：『吾三千里举兵而来，一战而胜，殆天意也。观汝雄伟弘大，宜受兹南面（一作『土』），世为我藩辅。』遂册敬瑭为大晋皇帝。酒酣，执手约为父子，以五百骑送入洛。临别，谓之曰：『朕留此，候乱定乃还耳。』晋主至洛，从珂穷蹙，召人皇王同死。人皇王不从，遣人杀之，乃举族自焚。晋得立者，太宗之功也。晋德辽甚，以燕云十六州来献，岁输金币。由此中国益尊辽矣，然是时南唐常以蜡丸书来言晋密事。太宗疑之，既而无他亦罢。及敬瑭死，子重贵立，遣使来谢，书称『孙』不称『臣』。使人让之，景延广答曰：『先帝则圣朝所立，今主则我国自立。为邻为孙则可，奉表称臣则不可。』还，具奏之，始有南伐之意。既而得晋谍，知有二心，于是发大军进讨。晋来乞和，诏割河北诸州及遣桑维翰、景延广来议。晋不从。相持二年，胜负略相埒。既而晋大败辽军。太宗被迫急，获一橐驼乘之，仅得归。太宗大耻之，复大出师讨晋。晋师力穷，其将杜重威以众二十万降。遣使入汴，谕晋帝。晋帝素服，命舆母李氏奉表请罪，稿索牵羊以待，百官缟衣纱帽俯伏待罪。帝曰：『其主负恩，其臣何罪？』命领职如故。是时维翰已先诛死，独延广被执，以牙筹数其罪有八，繫送都，道自杀。当此晋平，帝入汴，御殿受百官朝，而降封重贵为负义侯，安置黄龙府。于是始建国号大辽，凡在汴四月而发。故晋诸司、僚御及图籍、法物悉（一本下有『送』字）归上京，而以宰相冯道从行。道中，皇太弟（一本下有『李胡』二字）遣使问军前事。帝报曰：『汴州犹雏飞之后，徒有空巢。久经离乱，一至于此。今所得已七十六处，若非汴州炎热难居，再留一年，太平可致。』至高邑，崩，年四十六。在位二十二年，是为辽

太宗也。太宗还后，中原州郡随叛归刘知远，是为汉。

方太宗崩，诸子无在者，时永康王阮从于是，在道得立。永康王者，小字兀欲，人皇王长子也。太宗爱之，故将在军中，方诸将欲立永康王。永康王以李胡及寿安王在朝，犹豫未决。李胡者，太宗母弟，掌兵，为人残忍。太后以少子故，笃爱之，尝属意欲以天下传李胡；而寿安王，又太宗长子，当立。故永康王以为疑，谋之耶律安搏。安搏曰：『大王聪明宽恕，人皇王之嫡长（一本下有『天人所属』四字）。先帝虽有寿安，天下属意多在大王。今若不断后悔何（一作『无』）及。』会有自京师来者，安搏诈以李胡死传报军中，皆以为信。安搏诣北、南院大王计之。北院大王洼闻而遽起曰：『吾二人方议此事，先帝尝欲以永康王为储贰，今日之事有我辈在，谁敢不从！但恐不白太后而立，为国家启衅。』安搏对曰：『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为储副，况永康王贤明，人心乐附。今天下甫定，稍缓则大事去矣。若白太后，必立李胡。且李胡残暴，行路共知，果嗣位，如社稷何？』南院大王吼曰：『此言是也，吾计决矣。』乃整军，召诸将令曰：『大行上宾，神器无主。永康王，人皇王之嫡长，当立。有不从者，以军法从事。』诸将皆曰：『诺』。于是永康王即位于柩前。

永康王既立，太后闻之，怒甚，遣李胡将兵逆击永康王，至泰德泉，为安端、留可所败。归，尽执永康王臣僚家属，谓守者曰：『我战不克先殪此曹。』人皆恟恟，相谓曰：『若果战，则是父子兄弟相夷矣。』是时，太后及李胡自将兵与永康王相持于潢河，两军隔岸而阵，各言举兵意。时耶律屋质从太后为谋主，永康王行间于太后。太后以间书示屋质。屋质读竟，言曰：『太后佐太祖定天下，故臣愿竭死力。若太后见疑，臣安得尽忠？即今莫若以言和解，事必有成。否则宜速战，以决胜负。然人心一摇，国祸不浅，惟太后裁察。』太后曰：『我若疑卿，安肯以书示汝？』屋质对曰：『李胡、永康王皆太祖子孙，神器非移他族，何不可之有？太后宜思长策，与永康王和议。』太后曰：『谁可遣者？』对曰：『太后不疑，臣请往。万一永康见听，社稷之福。』（一本下有『太后』二字）乃遣屋质授书于帝。帝复书，辞多不逊。屋质谏曰：『书意如此，国家之慢未已也。能释怨以安社稷，则臣以为莫若安（一作『和』）好。』永康王曰：『彼众乌合，安能敌我？』屋质曰：『即不敌，奈骨肉何！况未知孰胜？借曰幸胜，诸臣之属执于李胡者无噍类矣。以此计之，惟和为善。』左右闻者失色。帝良久，问曰：『若何而和？』屋质对曰：『与太后相见，各舒忿恚，和之不难。不然，决战非晚。』帝然之。遂遣使诣太后约和。往返数日，议乃定。始相见，怨言交让，殊无和意。太后谓屋质曰：『汝当为我画之。』屋质进曰：『太后与大王若能释怨，臣乃敢进说。』太后曰

：『汝第言之。』屋质借谒者筹执之，谓太后曰：『昔人皇王在，何故立嗣圣？』太后曰：『立嗣圣者，太祖遗旨。』又曰：『大王何故擅立，不禀尊亲？』帝曰：『人皇王当立而不立，所以去之。』屋质正色曰：『人皇王舍父母之国而奔唐，子道当如是耶？大王见太后，不少逊谢，惟怨是寻。太后牵于偏爱，托先帝遗命，妄授神器。加此何敢望和，当速交战。』掷筹而退。太后泣曰：『向太祖遭诸弟乱，天下荼毒，疮痍未复，庸可再乎！』乃索筹一。帝曰：『父不为而子为，又谁咎也。』亦取筹而执。左右感激，大恸。太后（一本下有『复谓屋质』四字）曰：『议既定，神器竟谁归？』屋质曰：『太后若授永康王，顺天合人，复何疑？』李胡厉声曰：『我在，兀欲安得立！』屋质曰：『礼有世嫡，不传诸弟。昔嗣圣之立，尚以为非，况公暴戾残忍，人多怨讟。万口一辞，愿立永康王，不可夺也。』太后顾李胡曰：『汝亦闻此言乎？汝实自为之！』乃许立永康王，各罢兵趋上京，是为世宗天授皇帝。既而闻太后与李胡复有异谋，于是迁之祖州。

帝既立二年，而汉主刘知远死，子承佑立。南唐复以蜡丸书来劝攻汉。于是自将南伐，大获而还。又二年，汉郭威弑其主自立，国号周，攻南唐。南唐来乞将师。自将兵应之，在道与群臣饮醉。泰宁王察割素有不臣意，久未得逞。屋质尝以其奸状闻于帝。帝不信，以表示察割。察割称屋质疾己，哽咽流涕。帝曰：『朕固知无此，何至泣耶？』然察割由此自疑。是日群臣皆醉，察割归见寿安王，邀与语，王弗从。以谋告耶律益都，益都从之。是夕，同率兵入弑太后及帝，因僭位号。百官不从者，执其家属。至夜，阅内府物，见玛瑙碗，曰：『此希世宝也，今为我有！』托于其妻。妻曰：『寿安王、屋质在，吾属无噍类，此物何益！』察割曰：『寿安王年幼，屋质不过自变量奴，诘朝（一作『旦』）来朝，固不足慢。』方察割为乱时，求屋质。屋质易紫衣得出，亟召诸王同力讨贼。时寿安王归帐，屋质遣人迎之。王至，尚犹豫。屋质曰：『大王嗣圣子，贼若得之，必不容。群臣将谁是者？万一落贼手，悔将何及？』王始悟。诸将闻屋质出，相继而至。迟明整兵，围之于外。察割寻弑皇后，仓皇出阵。寿安王遣人谕曰：『汝等既行弑逆，复将若何？』贼党以次引去。察割度事不成，乃以所系群官家属，持弓矢胁之曰：『无过杀此曹耳！』叱令速出。时林牙耶律敌猎亦在系中，进曰：『杀何益于事，且不有所废，寿安王何以兴。藉此为辞，犹可以免。』察割曰：『如公（按：此下应有『言』字），谁可使者？』敌猎曰：『大王若不疑，敌猎请与罽撒割同住说之。』察割从其计。于是寿安王复令敌猎诱致察割，杀之。世宗在位凡五年，年三十四。

察割乱平，寿安王即位，是为穆宗，讳述律。嗜酒好杀，不恤政事。尝饮于野，至七昼夜乃罢。五坊、掌兽、近侍之以鹿雉亡毙、饮食细故，小不如意

，辄加炮烙铁梳之刑，甚者至以手刃杀之。斩击射冻（一作『燎』），断手足，烂肩股，折腰胫，划口碎齿，无所不用，其惨死者无算。京师置百尺牢，以处系囚。季年为长夜之饮，暴虐益甚。尝谓太尉化葛曰：『朕醉中有处决不当者，醒当覆奏。』及谏，又不能听。立十年，宋太祖代周自立。帝之好刑杀也，虽上不及大臣，下不及百姓，然左右人人不自安。尝野饮醉，驰还行宫。是夜，近侍六人弑之。在位十九年，年三十九。盖辽君之无道，莫有过也，其死晚矣。

穆宗无子，及遇变，世宗之子贤率甲骑千人驰越。黎明，至行在，哭之恸。群臣劝进，遂即位，号天赞皇帝。盖天下至是，复归人皇王之后帝立。是时宋数攻汉，急来告，每出兵助之。会太祖崩、太宗立，复攻汉。汉复来告急。于是遣使问故于宋。宋言：『河东逆命，所当问罪。若北朝不援，和约如旧。不然则战。』乃复遣兵援汉。而刘继元不支，竟降宋，汉亡。宋太宗乘胜来侵辽，辽大败之。宋太宗仅以身免，至涿州，乘驴车遁去。于是大举南伐，凡六大战，皆败宋军。既还，复自将伐之。稍不利，已而崩，是为景宗，年三十五，在位十三年。遗诏以梁王隆绪嗣位，军国大事听皇后命。

隆绪，小字文殊奴，景宗长子也。幼喜书翰，能诗。既长，精射法，晓音律，好绘画。（下文衍『韩』字，应在此）德让进曰：『信任臣等，何虑之有？』于是皇后与此二人参决大政，而以南边事委于越。立时年始十一岁，皇太后摄政。泣曰：『母寡子弱，奈何？耶律斜轸韩（此字衍）休哥。初，景宗与宋构兵。会崩，兵尚未解。至是宋三道来攻，沿边州县多陷没，以于越休哥率诸道兵与宋师战，稍捷。宋师少却，辽兵追之。宋将曹彬、米信北渡拒马河，与于越休哥对垒挑战，南北列营长六七里。时上次涿州东五十里，辽师与彬、信战，大败之，死者数万，至是先陷没州县稍稍皆复。宋将杨继业战死。自是宋守云、应诸州者闻之，皆遁。而辽兵前进不已，自兵兴来十七年，至（一本下有『于』字）澶渊。皇太后亲御戎车，指挥三军攻宋益急。宋惧请和，愿以太后为叔母，岁输银十万两，绢二十万匹。始诏诸军解严。当时休哥之名大振于宋，宋人欲止儿啼，乃曰：『于越至矣。』宋自太宗攻辽构兵，至是真宗始与辽结和，凡二十四年而定。未几，高丽王诵自立，时帝已壮，又议东征，谓群臣曰：『康肇弑其君而立诵，又相之，大逆也。宜发兵问罪。』群臣僉曰可。萧敌烈谏曰：『国家连年征讨，疮痍未复。岛夷小国，胜之不为武，不如遣一介之使往问其故。彼若服罪则已，不然，兴师未晚。』不听。驾自将兵往，至铜州，破康肇军，斩首三万余级。高丽王乞降，群臣皆谓宜纳。耶律瑶质曰：『诵（一作『询』）始一战而败，遽来（一作『求』）纳款，此诈耳，恐坠其计。待其势穷力屈，纳之未晚。』已而，高丽王果弃城遁去，清野无

所获。于是诏高丽王亲朝及取六州旧地。高丽王称病，亦无还地意。乃发诸道兵并进，又斩首数万级，然卒不能得高丽王。高丽王亦困，上表谢，称藩臣纳贡。辽亦厌师，乃许之。高丽兵解六年而大延琳以东京叛，僭位称元，逾年始平。帝在位四十九年，兴师殆无虚岁，屡有丧败而好兵不休，然辽亦自是尊大。宋人屈气不敢复北向者，盖自圣宗始也。

圣宗崩，兴宗立。兴宗讳宗真，字夷不堇，小字只骨。圣宗长子，宫人樾斤生也。始，圣宗正后萧氏有宠而无子，养只骨宫中为子。只骨侍后谨，樾斤不悦。圣宗大渐，樾斤詈后曰：『老物宠亦有既耶？』左右出。樾斤自立为皇太后，使人诬后家谋逆，连及后。帝闻之曰：『皇后侍先帝四十年，抚育眇躬，当为太后。今不果，反罪之乎？』太后曰：『此人若在，恐为后患。』帝曰：『皇后无子而老，虽在，无能为也。』太后不从，迁后于上京，继遣人害之。使至，后曰：『我实无辜，天下共知。卿待我浴，而后就死可乎？』使者退，自缢死。是时，太后摄政既三年。太后阴召诸弟，欲立少于重元，重元以所谋白帝。帝收太后符玺，迁于上京七括宫。已而悔之，亲驭奉迎，侍养益孝谨，然后尝不悻。

又七年，帝壮，有一天下志。会宋伐夏。夏，辽与国也。宋又严边备，帝疑之，于是召群臣议伐宋。萧惠曰：『宋人西征有年，师老民疲，陛下亲率六军师临之，其胜必矣。』萧孝穆曰：『我先朝与宋和好，无罪伐之，其曲在我；况胜败未可逆料。愿陛下熟察之。』帝是惠议，于是先遣刘六符使宋，取旧割关南十县，且问前故。宋重失十城，乃遣富弼来奉书，愿增岁币以易十县地。帝未许。弼曰：『辽与宋和，坐受岁币，则利在国家，臣下无与。与宋交兵，则利在臣下，害在国家。』帝悟，许和。然欲令称宋贡，宋难之，复使六符往。六符至宋，说宋帝曰：『使本朝从事于宋与进贡，孰多？』耶律仁先曰：『曩者，石晋报德本朝，割地以献，周人攘而取之，是非利害，灼然可见。』于是宋不得已，从称贡，凡岁增银、绢十万两、匹。六符以宋誓书至。帝喜，罢兵而辽宋复通，宋益尊事辽。晚岁，待宋愈亲，谓臣下曰：『朕与宋主约为兄弟，欢好，欲见绘像，可谕来使。』像未及至，帝崩，年四十，在位二十四年。时太后尚在，殊无戚容，见皇后哭帝，太后曰：『汝年尚幼，何哀痛如是！』

帝有三子，而洪基为长，字涅邻，小字查刺，性沈静、严毅。至是得立，号天佑皇帝。是时皇太叔重元尊宠无比，与其子涅鲁古谋逆，未发。帝猎于太子山，耶律良以告皇太后。皇太后以语帝。帝谓良曰：『汝欲问我骨肉耶？』良曰：『如召涅鲁古不来，可卜其事。』帝从其言，使人召涅鲁古。使者及门，涅鲁古果不肯至，意欲害使者，羈于帐下。使者以佩刀断帘而出，急驰

白帝。帝始信，召耶律仁先语之。仁先曰：『臣固疑之久矣。』帝趣仁先捕之。仁先出，未及介马，重元已犯行宫，王侯从者四百人。帝欲幸北、南院。仁先曰：『陛下若舍扈从而行，贼必蹶之，且南、北大王心未可知。』仁先子挾不也曰：『圣意岂可违乎？』仁先怒，击其首。帝悟，悉委仁先讨贼。仁先乃环车为营，拆行马，作兵仗，率兵属、近侍三十余骑列阵向外。将战，涅鲁古跃马突出，中矢先死，众稍溃去。耶律撒刺竹曰：『我辈惟有死战，胡为若儿戏，自取殒灭？今行宫无备，乘夜击之，大事可济。若俟明旦，彼将有备，安知我众不携贰，悔亦何（一作『无』）及？』萧胡睹曰：『仓卒中，黑白不辨。若内外军相应，吾事去矣。今夕但可四面围之，勿令外军得入。迟明，何迟之有？』重元听之，令巡警待旦。是夜，重元自立为帝，胡睹自为枢密使。仁先分遣人集诸军，黎明兵至，奋击贼众，追杀二十余里。重元与数骑亡入大漠，曰：『涅鲁古使我至此！』遂自杀。撒刺竹战死，胡睹投十七泔水中。乱平，帝执仁先手曰：『此皆卿力也。』而进仁先为宋王。

当是时，耶律乙辛亦以功得贵用事，势震中外，门下馈赂不绝，拔擢斥宦皆出其意。而太子领国事贤明，乙辛不得逞。恶太子，谋以事诬太子母后。后好音乐，伶官得侍。会教坊告伶官与后私，乙辛以白帝。帝使乙辛劾验，乙辛实之。帝赐后死，太子有愠色。乙辛尝不自安，萧十三谓乙辛曰：『臣民属心太子，公非阙阙，一日若立，吾辈置身何地！』乙辛曰：『吾愠之久矣！』乃使人诬告大臣欲废帝立太子。诏案无迹，不治。萧讹都斡初案太子无功，补外，至是欲进，乃诣阙诬首：『前告事皆实，臣亦与其谋，本欲杀乙辛而立太子。臣若不言，恐事发连坐。』帝信之，幽太子于别室，命耶律燕哥劾治。太子曰：『帝惟我一子，今为储嗣，尚何求？公我昆弟行，当为我达意于帝。』祷之甚恳。燕哥亦乙辛党，诈为太子款状上之，坐死者数人。方廷诘时，乙辛恐辞变，各令荷重校，绳系其颈，不能出气，人人不堪其酷，惟求速死。反奏曰：『别无异辞。』时方暑，尸不得瘞，以致地臭。于是帝废太子为庶人。太子出，曰：『我何罪？』萧十三叱登车，遣卫士亟阖车门。送至上京，囚圜堵中。乙辛寻遣人诣上京，夜引力士至囚室，给以有赦召太子出，杀之。函其首以归，诈云疾薨。帝哀太子，欲召太子妻。乙辛复使人杀之。太子死，乙辛党大喜，聚饮数日，而帝不知也。后帝亦悟乙辛奸。乙辛稍坐他事废弃，谋奔宋。帝缢杀之。然终乙辛身无发太子事者，天下无不冤太子而笑帝。帝在位四十六年，年七十，是为道宗。凡历宋五朝仁宗至徽宗时，始崩，遗诏立皇孙延禧。

延禧，太子子也。太子废，道宗无他男，故延禧得立，是为天祚皇帝。天祚皇帝既立，于是诛乙辛党而发乙辛墓，戮其尸。帝立之岁，完颜阿骨打为女真太师。帝在混同江钓鱼，女真在千里内者其酋长皆来会，帝作头鱼宴，诸酋

皆舞，阿骨打独不肯舞。帝数命阿骨打。阿骨打瞪目直视，辞以不能。帝心恶之，欲以事诛阿骨打。萧奉先曰：『彼粗人，不知礼，无罪诛之，不祥。况此小国，又何能为？』帝于是止。而阿骨打自混同江宴归，知帝疑之，遂称兵侵并旁近部族。有阿疏者不从，来奔。阿骨打累来索阿疏，帝不发，而遣使问阿骨打何故城境上。阿骨打慢语曰：『若还阿疏，朝贡如故。不然，城未能已。』阿骨打于是攻辽，辽兵数败。是时，败者皆得赦，诸军相谓曰：『战则有死而无功，退则有生而无罪。』故士无斗志，望军奔溃。帝遣人招阿骨打降。阿骨打复书亦斥帝名，使帝降。是时，攻陷黄龙府矣。帝乃亲征。阿骨打以书上，阳为卑哀之辞，实欲求战。帝大怒，诏欲必灭女真。阿骨打聚众，面仰天恸哭曰：『始与汝等起兵，盖苦契丹残忍，欲自立国。今主上亲征，奈何？非人死战，莫能当也。不若杀我一族，汝等迎降，转祸为福。』诸军皆曰：『事已至此，惟命是从。』于是女真军益炽，寻陷东京，人无敢抗者。帝乃置怨军二万八千人以御女真。阿骨打起四年，称帝，国号金。其将杨朴言：『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，必先求大国封册。』遂遣使来议和（一本下有『求封册』三字）。帝亦愿和，遣人往。金主复书曰：『能以兄事朕，岁贡方物，归我上、中京、兴中府三路州符，并宋、夏、高丽往复书诏、表牒，则可以如约。』议至数四，乃以宋、夏、高丽书诏、表牒与之。金乃免取质子及上京、兴中府，裁减岁币，且曰：『如若以兄事朕，册用汉仪，可以如约。』乃议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。金复遗书来责册无『兄事』之语，不言『大金』而云『东怀』，乃小邦怀其德也；及文内有『渠材』二字，语涉轻侮；若『遥芬多戩』等语，皆非善意。如依前书所定，然后可从。帝于是先使人持草示阿骨打。阿骨打自为副本遗帝，帝以『大圣』二字与太祖庙号同难之，复遣人往议。阿骨打怒，遂与辽绝，发兵攻辽京。上京入金。是时郡县所失几半矣。

帝有四子而晋王敖鲁斡最贤，国人属望。萧奉先恐其甥秦王不得立，乃讽人诬耶律余睹谋立晋王。耶律余睹，晋王母元妃妹之夫也，元妃由此赐死。而余睹适在军中，闻之大惧，即率千骑叛入金。已而，金克中原，帝出居庸关，至鸳鸯泺。闻余睹为先锋引兵奄至。萧奉先曰：『余睹此来，欲立甥晋王耳。若为社稷计，不惜一子，诛之，可不战而余睹自回矣。』帝遂赐晋王死，诸军闻之，无不流涕，由是人心解体。余睹兵竟不退，愈急。帝率卫兵五千余骑幸云中，遗传国玺于桑干河。遂趋白水泺，闻金兵将近，计不知所出，乘轻骑入夹山，方悟奉先之不忠，怒曰：『汝父子误我至此，今欲诛汝，何益于事！宜去勿从我。』奉先下马，哭拜而去。行未数里，左右执其父子，缚送金兵。金兵械送金主，道遇辽军夺以归国，遂赐死。

初，帝之幸云中也，以宰相张琳、李处温与秦晋国王淳守燕（一本下有『

处温』二字），闻帝入夹山，数日命令不通，以为死，遂外假怨军与诸大臣耶律大石、左企弓、虞仲文、曹勇义、康公弼集蕃汉兵、百官、诸军及父老数万人，诣淳府，请立淳。处温邀张琳至，白其事。琳曰：『摄政则可。』处温曰：『天意人心已定，请立班耳。』处温等请淳受礼，淳方出，李持赭袍衣之，令百官拜舞山呼。淳惊骇，不获已而从之，改怨军为常胜军。于是肆赦，自称天锡皇帝，降封天祚为湘阴王，遂据有燕、云、平及上京、辽西六路。天祚所有，沙漠已北，西南、西北路两都招讨府、诸蕃部族而已。辽国自此分矣。至是阿疏为金兵所擒，人问之谁，曰：『我亡辽鬼（一本作『魂』）也。』时金已取西京，沙漠南部族皆降。帝在洹里谨，收拾散亡，传檄天德、云内、朔、武、应、蔚等州，合诸蕃精兵五万骑，以八月入燕，并遣人问劳，索衣裘、茗药。淳方寝疾，甚惊，命南、北面大臣议。而李处温有迎秦拒湘之说，集蕃汉百官议之。从其议者，东立，惟耶律宁西立。处温等问故。宁曰：『天祚果能以诸蕃兵大举夺燕，则是天数未尽，岂能拒之？否则，秦、湘，父子也，拒则皆拒。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？』处温等相顾微笑，欲杀宁。淳欹枕而（一本无『而』字）长叹曰：『彼，忠臣也，焉可杀？天祚果来，我有死耳！复何面目相见耶！』已而淳死，众乃奉遗命遥立秦王定以存社稷。淳妻萧德妃为皇太后称制。处温惧祸，南通童贯，欲挟萧太后纳土于宋，北通于金，欲为内应。事发，萧太后欲诛之。处温曰：『臣于宣宗有策立功，当累世蒙宥（宣宗，淳谥号也）。』萧太后（一本下有『骂』字）曰：『秦晋国王为周公，岂不善！误王者，皆汝父子！』遂赐死。萧氏表于金，求立秦王，不从，而金兵大至。

是时，帝以兵屯在外，未入，德妃奔帝军。帝诛德妃而降淳为庶人。金既定南京，帝在外迁徙不常。金兵所在攻帝，帝辄避去，诸王、公主、从臣皆陷没。金数招帝降，所至皆有部族接纳饷馈，故差得不乏，然至是益北遁。金人既克燕，驱燕之大家东徙，以燕空城及涿、易、檀、顺、景、蓟州与宋以塞盟。帝稍复，收兵渐多，自谓得天助，再谋收燕、云，遂出夹山，取天德、云内数州，遇金兵复溃，径趋出阴，而阿骨打死。帝由是趋天德，过沙漠，金兵忽至，帝不及骑，徒步走，得马唤耶律术者脱去，至天德。在途遇雪，冻饿困甚，倚术者以憩。至夜，将宿民家，给曰侦骑，其家知之，叩马跪而大恸，潜宿其家。居数日去，至应州新城东六十里，为金人所获，降封海滨王。以疾终，年五十四。

天祚虽入金，而耶律大石（太祖孙，号西辽）先以立淳故，不自安，率骑二百宵遁。西至北庭，说诸部蕃王曰：『我祖宗艰难创业，历世九主、年二百。金以臣属，逼我国家，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，日夜痛心疾首。我今仗义而

西，欲借力诸蕃，恢复大业。惟尔众亦有思共救君父、济民于艰难者乎？』遂得精兵万余，西行。先遗书回鹘王曰：『昔我太祖皇帝北征，尝为尔祖复故国之地，则与尔结好非一日也。今我将西至大食，假道尔国，尔其勿疑。』回鹘王得书，即迎至邸，大宴三日。临行，献马六百、驼百、羊三千，愿质子孙为附庸，送至境外。兵行万里，归者数国，军势日盛。至寻思干（一作『于』）城，西域诸国举兵十万来拒战，号忽儿珊。两军相望二更（一作『里』）许。大石谓诸将曰：『彼军虽多而无谋，攻之，首尾不救，我师必胜。』于是分左右翼击之，而自突其中，忽儿珊大败，僵尸数十里。驻军凡九十日，又西行，至起儿漫，群臣立为天佑皇帝。盖离中国已三万余里矣。居三年，班师东归，马行二十日，得善地，遂建都，以为国。乃示于众曰：『我大辽自太祖、太宗艰难而成帝业，其后嗣君耽乐无厌，不恤国政，盗贼蜂起，天下土崩。朕率尔众远至沙漠，期复大业，以光中兴。此非朕与尔世居之地。』申命元帅萧斡里剌率骑七万东征。行万余里无所得，牛马多死，勒兵而还。大石曰：『皇天勿顺，数也。』在位二十年歿，传三世，几九十年，为乃蛮王夺之，辽绝。